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桓公

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毋仲子夫人文姜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春秋之例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即位之初緣臣民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

畢之後文成襄昭哀等五公是也繼弒君不書卽位緣子弟當以討賊爲急不忍行卽位禮也莊閔僖三公是也至于桓公弒隱公而自立宣公弒子赤而自立皆書卽位則聖人欲著其罪于後世穀梁公羊所謂與聞乎弒如其意者是也若隱公之不書卽位緣卽位在惠公初歿之年元年無卽位事聖人亦不得而擅增之也定公卽位于元年六月戊辰者則以始從昭公在外旣雖自壞隤先入但是時權在意如昭公喪至自癸亥故不以時定位而遲遲于五日之後

聖人亦據魯史實書之也讀史者豈可例觀之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按鄭莊易許之巧有四焉湯沐邑授之天子傳之先君豈不自重將堅魯絶宋之心故捨巳所難啖彼所欲巧一歸祊時未露易許之意欲假無由故于隱公末年連齊入許見魯之有許田鄭與有力且以齊僖爲證則不惟請假有媒而魯亦無辭于鄭巧二以湯沐易朝宿則彼此相當不爲屈辱故加璧爲恭請假示返使桓歡然

允其所請巧三魯桓簒立懼討鄭莊本有挾而求又恐諸侯啓釁爲魯國患故以璧假使魯得倍償之利鄭洩要求之迹庶彼此有辭于諸侯巧四覲鄭伯之巧則知魯桓之愚矣垂魯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按越近垂之地左氏謂魯修好于鄭此必鄭報垂之會因要盟以結祊成魯桓與弑得國心懷內荏故强之會則會要之盟則盟惟鄭莊所欲爲耳不知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獨鄭莊可畏哉

秋大水

按水陰氣也臣子妬君婦人乘夫皆其類也桓公簒弑而立陰凝氷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已事之徵也至于姜氏宣淫桓公受制則陰邪穢惡又將充塞宇宙而陽剛之氣澌滅殆盡矣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按宋殤公旣立日慮鄭莊納馮興兵構怨無有

寧歲孔父爲國大臣不能勸導以義坐視其疲民以逞于是國人怨殤公併惡孔父矣華督宋之强族實爲馮黨欲因民作難慮兵權之統于司馬也遂先殺孔父而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此雖華督之不臣亦孰非殤公之自取哉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

滕子來朝

按滕侯爵而稱子杜氏以爲時王所黜則非所望于桓王胡康侯謂弒逆大惡不能討又先隣

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則非所望于滕國蓋周制諸侯朝覲玉帛以命數爲節滕以國小禮薄因自降爵以朝覲子産爭承貢賦之次可以得稱子之說矣非聖人有意貶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華督弑夷立馮宋國已亂何待會稷而始成乎蓋所謂亂者自弑後之國事言也徐邈曰宋雖已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左氏謂四國受賂立華是長其亂萌而宋國他日之禍皆胚胎于此矣下書取鼎告廟

則魯實爲成亂之主故書公會以成專罪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按宋有華督之亂魯桓能告之先公請命天子率三國討其罪則上有裨于王室前有光于祖宗雖獻俘奏捷于太廟誰曰不可今定弒逆之位貽羞于周公耳納廟何爲哉卒之魯國姦臣接踵簒弒相仍臧哀伯滅德立違百官象之之語于是乎驗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按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然杞姒姓伯爵武王

克商求夏禹後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紀
婁姓侯爵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
于紀乃魯婚姻之國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
婁至此復來朝蓋莒與魯爲隣杞偪脅于莒欲
求强援故來朝乃魯桓欺其弱小苛責以利不
遂所欲九月卽入其國果如公穀程氏之說豈
有伯叔二姬見在紀侯以姻國通好而遽責以
利入其都哉况魯有史官專紀朝聘會同親疎
往來之禮乃以紀爲杞職掌之謂何孔子作春
秋亦仍舊史左氏去春秋未遠傳聞當或有據

不可以公穀之言附會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康侯曰左傳始懼楚也楚自西周巳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耳按鄧曼姓商之侯國

九月入杞

按左氏云不敬也夫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杞

以朝禮事魯魯何以不敬豈以國小賦薄不能應魯之誅求耶朝弑逆之賊以取入國之禍所謂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按諸侯非朝覲會同不越外境非省耕省斂不遊國中先王以戎狄無親故正朔不加會盟不與嚴華夷之辨也公卽有事于行在便而盟之然且不可况特與之盟乎唐在徐戎北境遠地也秋盟冬反踰時也故書盟書至乃切責之辭左氏云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謬矣

三年春正月

按不書王之説杜氏以爲周不班曆夫春秋之作本以存王迹况正朔尤大一統所係周雖不班曆月仍是周王之月豈得不書如昭公末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則非係于曆之須不須矣胡康侯以爲桓無王夫聖人因王室不競諸侯放恣故作春秋乃因桓無王而削去其號是又與于無王之甚者也况元年二年又何以書王哉又歸咎于天王失政則當時天下之弒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

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于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大抵編年紀事之書惟以始末爲要元年十八年既書王則其餘可槩見聖人以爲如是足以存王迹矣故遂仍舊而不增益王字耳如年月日書則皆書然有春而不繫以月如隱二年五年之類者有月而不繫以日如隱三月盟蔑七月歸賵之類者又何獨于春王月而銖銖以較之乎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成昏于齊也王氏輯傳曰桓以簒弑得國懼天下之討而結强隣以自固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婚之始也今桓親爲會以成約于齊匪媒而婚合不以正也以婚事越境會不以正也使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親送至讙而親迎迎不以正也焉有始之不正而能以正終者乎求遂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其後莊公躬納幣于齊盛飾稱宮以夸女成其婦之驕恣造端實始于此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按左傳云不盟也夫盟者繞紀不一羣心猜疑故要結于神歃血以示信命者自上令下天王之權也諸侯不得私相命也周室東遷命令不行至桓王而極矣故諸侯放恣各執國命視周天子如贅旒當是時魯齊鄭黨蔡宋衛黨而齊衛接壤勢均力敵未肯相下故齊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疑共立誓約以號令列國耳自後五伯迭與主盟中夏則出命之權遞有所執尋至戰國則七國相王齊秦交帝皆稾籥于此矣聖人書胥命蓋傷之也公穀云近古近正謬

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當作成即孟孫氏之邑也魯去年入杞今既得賂故與之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按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觀之

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如以一燈懸于室中下以物揜蔽之偏于東則東暗偏于西則西暗非東西俱暗也當時所食之處必關于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爲旣而事之所應亦專驗于魯蓋桓公弑君簒立陰盛陽衰之象已徵于旣往而齊姜之禍始亦兆于將來故天變之大著于魯者如此不然普天之下皆昏夜矣何事應獨于魯爲然哉此又在荆楚僭王鄭拒王師之外者因推而論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按程子云親逆者逆之于所館必無舍宗廟社稷之重而遠適他國之禮則遣卿逆女亦未爲失但婚姻人道之始夫人一國之毋翬係同姓之親且國之賊也乃使往逆何哉竊謂桓公越境議婚無事媒妁不惜廢禮于始豈獨拘諸侯不得越疆親逆之禮乎意是時羽父欲擅權宮掖刼制桓公因邀功獻諛力請代迎故不言使如隱十年夏翬帥師之例耳卒之文姜宣淫桓公客死蓋始之不正而能善終者未之有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

姜氏至自齊

按程子以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未爲確論夫齊僖以嬴之會魯桓親自往議何獨惜一親迎且使翬代行前恭後倨道路間關則其送至于境上固情也僖公旣親送女則魯桓親自往迎不惟授受之明抑且報施相稱亦情也禮也安得以爲皆非義耶始雖逆之非人既幸迎之有禮是聖人之所與也故又書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謂其授受之明也不然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何異哉又何得以文姜後日

之事槩議始至之非禮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諸侯不得私相聘問僖公昔爲鄭紿魯則聘加于隱今爲女致問又聘加于桓何妄自尊大哉驕女盤據于內介弟憑寵于外視桓如兀上肉耳宜桓之柔懦不振受制于婦人女子而須于他邦也

有年

按天立君以爲民民之天在食君有否德秕政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皆所以爲民也但君實

有罪民則何辜桓公弑逆无道不足以厭天心
造國命故十八年之中咎徵疊見民不堪命是
以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而天勸之春秋所
爲特書也公羊所謂恃有年也彼謂志祥者悖
春秋不書祥瑞之意謂志異者豈上天惠愛元
元之心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搜蒐閱禮之不可廢者然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有二義焉桓公篡弑懼討日事盟會未暇及舉
今娶齊則强援足倚有年則天命自恃故用民

以訓軍旅取物以祭宗廟示得志也郎魯南鄙要害之地故講武耀兵于此彰國威也書此見桓公雄黠之心若曰非時越禮則十二公之狩豈皆合禮得地者何有書有不書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按天子聘諸侯禮也但桓公弑兄篡立桓王不討罪而加聘故春秋書此貶天王之失政也渠伯糾本周大夫王制大夫書字其曰宰渠伯糾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非貶而稱名也其不書秋冬首月胡文定謂志天王之失刑固失之鑿

杜氏以爲闕文亦非也夫國設史官專記時事故春秋必書首時以成歲但有無事而不書或書空時而無事者至并其時而脫去必桓公受制文姜荒淫失政其史官之有無及稱職與否皆不經心故廢時失事遂至此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以隱公元年己未推之則桓之五年歲在甲戌以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推之月内無甲戌己丑當是六日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也史官之文偶倒置耳則左傳再赴公羊戌亡丑得之

說可置勿辨而陳佗殺太子之事亦妄傳耳鮑桓公也子躍立是爲厲公

夏齊侯鄭伯如紀

按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夫齊僖倡伯東州鄭莊雄視列國必無以大朝小之禮如往也是時紀方專向魯齊欲致之乃與鄭伯如紀陽爲親密實陰覘其虛實以爲襲取之地故書此以著齊人滅紀之巧紀侯去國之由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

勢或以字族口號稱爲州公列國亦附和稱之耳然此外相如而亦書者因下來魯之故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按實程氏胡氏皆以爲州公名來爲需索也上稱公者見尹氏以私人而冒上卿之爵此稱實者見非天王命使故稱名以示輕忽之意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按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故紀來諮謀齊難與杞莒畧無干涉蓋杞之所患者莒紀之所患者齊彼各自爲其國謀耳政不必附會

秋八月壬午大閱

季氏私考曰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巳畢則其法詳畧則必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修戰法一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

名比三時獨詩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怠衰即戒嚴之法也茇者茇涉之區所以處

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為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為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魯之車服為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

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盛暑
妨農其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按自左氏有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之說
故公穀皆以佗爲陳君一則謂佗與蔡人爭禽
一則謂佗外淫于蔡胡傳則云書蔡人以善蔡
知佗之爲賊書陳佗以善陳國不成其爲君夫
使佗果殺太子而自立則弑簒大事春秋豈得
不書書殺佗而不書殺免前後事體何不相顧
耶是左氏出于傳聞之誤而公羊文誤于左氏

文定又爲三傳所誤也近儒又有謂佗奉使無狀者竊意陳佗見殺傳無明據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但隣國大夫殺之不顧此實王綱不振啓與國擅殺之漸或孔子作春秋之意與

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傳子以嫡本爲正禮隱桓之際人情未協故求昏于齊以强援自輔文姜生子則國本已定此桓公之幸也左氏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誤哉史臣于國家大事必書故嫡冢始生即書于策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亂嫡

奪正之事也說者乃以爲釋國人之疑誤矣況文姜三年九月至齊子同生于六年九月是時文姜猶未失正何嫌何疑而釋之哉

冬紀侯來朝

按成之會謀齊難也公既不能救今來朝謀王命也公又不爲請則紀亦何賴于魯而婚姻之約無乃秦越之視乎然魯之不敢遽爲紀請者以魯之有藉于齊猶紀之有藉于魯紀欲則齊疎是以挈附而未敢輕動于是謀昏王室之議起矣則不獨紀有所庇而魯亦將以自結于周

矣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

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

[illegible]貪之甚也

[illegible]朝鄧侯吾離來朝

與鄧皆近楚之國迫于荊楚故

[illegible]而來附自是曹邾牟葛等國相繼來

朝皆穀鄧為之招耳使魯亦能帥諸小國以勤

天王又焉知齊晉鄭衛諸侯不相繼以朝周

柰何晏然受穀鄧等國之朝而視周天子竟如弁髦也卒之漢東諸侯楚實盡之而魯亦為楚考王所滅宜哉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杜元凱曰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

時兩書家父亦其子君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按邾以小國隣近于魯即隱公與儀父盟于蔑者也桓公自慚得國不正方欲張大其勢以籠絡人心當是時杞穀鄧俱朝天王三遣聘而邾不修朝禮故有此伐然以叛逆之賊與無名之師惡能服人哉

冬十月雨雪

按周十月夏八月也月建在酉大霜而雪此積陰侵陽之象桓公以臣奸君文姜以婦乘夫故天變之應如此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按魯以紀見逼于齊欲假王靈以庇紀則必常爲紀通昏議于王故祭公之來承王命以議昏也魯桓欲昏之速成必過爲遷就之說以促祭公而祭公又素附尹氏竊權亂政者故不歸白于王以須後命竟自往逆于紀失禮甚矣故書

曰遂者見桓王失制命之權逆天下之毋若迎
婦姜而祭公專擅之罪不待言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
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
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
下以毋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
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
毋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按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于曹此曹桓公終生之世子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然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是時曹伯有疾自揣國弱無所倚附故以世子相托不知桓公弑逆無道國勢人心已非周公伯禽之舊矣已將不能自立何以庇人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公

按左傳云曹太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享之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夫攝君之事不爲不尊上卿之禮不爲不隆射姑之意念深矣葬不愆期知禮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按桃丘魯邑在濟西齊南界地西南距衛是時齊以紀故與魯爲讎將合鄭衛襲魯衛在魯西齊在魯北衛之適齊必經桃丘故往會之將以

謀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故弗遇則三國之謀亦密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春秋無義戰言侵言伐言圍言入此獨曰來戰何蓋齊欲吞紀自六年公會紀侯于郕冬紀侯來朝則齊僖固心銜之矣但舅甥之國未忍加兵故先與衛宣鄭莊來駐于郎以脅魯魯桓使桓稍能退讓必不戰矣而魯桓雄黠方且臨制諸國以自張大納紀季姜以結桓王不肯降心相下此齊僖所以激怒而戰也書曰來戰于郎

見齊僖有所刼制而來魯桓不善自處以至于戰蓋交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按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假道于曹故歸復盟其地以堅後約耳戰稱爵者三君壓境有畏懼之意焉盟稱人者鄭衛係同姓之邦齊僖係舅甥之國無故而來無功而去輕忽而貶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公卒庶子突逐其世子忽而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莊公卒方兩月葬何速耶此祭仲爲忽謀也蓋嗣君以送終爲大事世子忽懦弱庶孽側目恐遷延觀望必起爭端故先期而葬則忽既爲喪主諸侯會葬者皆得與聞其位始定耳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按忽儀亹突皆公子也莊公未卒之先突何以在宋此必鄭莊奸雄善謀鑒宋夷馮故事以忽雖長而懦弱公子突外有强援足可托國但祭

仲專權立忽勢難搖動故先置突于宋以爲他日之計耶是開兄弟爭競之禍啓宋莊反噬之端也天道好還眞可畏哉宋莊急功貪賂以怨報德故貶而稱人祭仲稱鄭見仲係鄭國之理亂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按突不繫鄭蒙上鄭祭仲之文又藉强援以奪嫡亦絕之之辭也忽繫之鄭明其當爲後也突不稱宋納者祭仲旣執則國中駭懼如升虛邑耳此見宋莊之善爲突謀而鄭國之權在其掌

遲矣

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按季本氏謂折之盟爲宋公志是也但憑之得國藉于鄭莊突之得國藉于宋莊是彼此以恩德相結者也乃宋鄭素爲仇敵何哉蓋鄭莊驍雄黠詐當憑在鄭時必多無禮要求憑善于旅處得以保全自宋督弑夷歸立之後盟會皆不與亦必爲鄭莊所抑故宋莊懷怨思得反噬方鄭伯初没子忽甫立遂執祭仲以啓兄弟之爭

及子突歸國又結三國以為謀鄭之計蓋是時鄭黨于齊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郎之憾于齊陳蔡有積怒深恨于鄭故折之會宋欲得魯為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魯桓畏齊鄭之合尚懷首鼠故但遣大夫涖盟後一年之中與公五位則宋莊謀鄭之心專且亟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按杞素偪于莒隱四年有牟婁之取桓二年來朝以求援此會左傳云平杞莒也事無可考然

杞之非紀益明矣蓋紀方昏周以圖制齊魯亦臨制諸國以自張大莒子雖狡黠豈敢遽爾抗衡哉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按燕南燕也姞姓黃帝之後穀丘宋地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爲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因討魯與宋合則宋無魯規而鄭受其害故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

紀也計亦巧矣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弟林立是爲莊公不書葬者魯以宋鄭之故盟會征伐無虛日故魯不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按折闞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也

會于宋地魯爲主也

丙戌公會鄭伯[illegible]武父

按武父鄭地是會出于魯鄭兩相欲者葢魯方欲以平宋之謀市恩于鄭以覬其援紀之心鄭又欲以黨齊之勢陰嚇于魯以堅其平宋之計今宋公辭平則魯媿失信于鄭厲遂背宋而會鄭鄭厲乘魯桓恨宋辭平遂結魯以謀宋故曰出于兩相願者也嗚呼曩受鄭輸平而絕舊好之宋于前桓嫉宋辭平而親仇敵之鄭于後相繼失策魯之國事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按宣公當州吁簒弑之後衆人擁立之情宜何

如淬礪以克光祖父垂裕子孫者乃觀國風之所陳春秋之所書非淫亂于內以絕家人父子之倫則黨惡于外以定弒君簒國之位迹其行事無一可當于君者其得保位令終也幸哉冉言丙戌美文也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按胡康侯以責賂無厭屢盟無信爲宋罪故二國聲討而書伐謬矣夫魯桓以弟弒兄鄭厲以弟逐兄與貪賂孰惡奚以怨報德桓捐好親仇與寒盟孰譎已則漏綱苟免乃伐人耶此在鄭

突習于莊公之奸惡不畏名義爲之耳孰謂堂

堂望國爲周公伯禽之後者亦爲之乎故諱公

而稱及不忍言耳書伐書戰蓋甚突之罪而尤

重惡于桓也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按魯素弱于齊紀又蕞爾小國突雖襲鄭莊餘

力亦不加于齊也今齊爲主而益以燕宋衛之

師乃皆敗績何哉蓋紀偪于齊危在旦夕故恃

援于魯以相爲脣齒鄭怨宋而結魯亦有輔車

相倚之勢三國同心氣自百倍若夫齊之圖在紀宋之怨在鄭既不相爲謀而衛朔背殯臨戎南燕無故與事皆迫于齊威不得已而從之者則其心力自不能如魯鄭紀之恊一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雖然吾獨嗤魯桓之愚助仇鄭以結深怨于宋倖目前之勝以促紀國之亡黄之盟不亦晚乎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

直書而惡自見矣

夏大水

按春秋書大水惟桓莊之世爲多桓元年及是

年五行志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

卒弒死莊七年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

莊公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

出會于道逆亂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按桓公自武父會鄭以來葢相見無虛月矣所謂同惡相濟者也是會也其以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將伺齊衛之往來耶

無氷

按陰雖不可乘陽然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陰不固結則不足以閉陽而陽氣之發不能舒暢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自是常理得其常理則有助于陽矣文姜寡廉喪節邪陰也桓公不知檢制以崇雅化惟日事盟會于外是驕陽也陽驕陰蕩大于天地之和無氷之應殆謂是

歟

夏五

按孔子作春秋雖曰其文則史至于日月有缺或文義不通如夏五之類者亦豈嫌于增益孫明復以爲後人傳寫脫漏是已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按突以庶孽奪嫡成于宋莊之執蔡仲則仲與突之猜疑兩不相忘者況日與宋爲仇敵背恩負德諸侯國人亦豈有直之乎故惟温魯盟以自結納然又不敢離其社稷此語之所由使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按御廩者粢盛所藏宗廟社稷之祭于是焉賴桓公荒廢國政文姜虧損化原將無以爲廟社主矣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之謂也能無災乎

乙亥嘗

按周正雖改四時之令不可改故祠禴嘗蒸必用夏時四仲之月然嘗以薦新爲義周八月乃夏六月也焉得新穀旣升乎特以御廩災懼鬼神譴責故先求時物以薦之耳不卜不戒忽天

變褻祖宗聖人明書二日以示戒也穀梁謂供未易災之餘左傳云書不害皆非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按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强于宋何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而紀之後患亦胚胎于此矣春秋不惟志宋鄭反覆交噬之

禍實預爲魯紀危耳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按車者天子錫諸侯命器何以來求或謂天王將崩備喪具也蓋是時諸侯放恣弁髦天王魯爲周公伯禽之後猶知禮義故求賻求車求金皆在魯耳季氏私考乃以尹氏專權魯尤諂事易遂所求責之夫權天子之權也知諂尹氏猶知有天王也而槩以責之則交惡中肩如鄭伯者當何處之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桓王崩惠王閒嗣惠王者史以為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葬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禮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閒上繼桓王之世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閒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文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

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祭仲以被執立突則思逐突而復忽者未嘗一日忘也然非離突爲之外則勢有掣肘而計無所施故立突之後即制其權柄而日爲突甚絶宋之策突亦從其謀畫而日稱兵以伐宋及宋受毒已深而有渠門大逵之報則宋鄭之好絶輔車之勢分仲固得以遂其謀突亦自此惰其禍矣此雍糾之所以遣也然不能誅之于宋莊輔立之時而欲誅之于宋援既絶之後亦塊

矣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稱爵稱名見突已成為君而仲擅逐之罪仲也不月逐而曰奔見信任權奸竟成噬臍罪突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諸侯之子誓于天子然後稱世子鄭莊未嘗請命立忽而稱世子者祭仲擅立之也復稱世子者見未成君而出也稱復歸者見祭仲之素志也廢置在手出復如意見仲之招權也書法嚴矣

許叔入于許

按許叔許莊公之弟也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過爲誇詡以示存許之義則鄭兵既退之後許莊公必復歸國都而許叔仍居東偏矣但國小力薄不與盟會故不經見耳是時許莊公方卒嗣子未定故許叔自東偏入許都以定新臣之位新臣即僖公五年卒葬之穆公也穆公既立許叔終身不仕賢德實與蔡季同春秋以爲賢而書之宜也或謂許叔即新臣誤

公會齊侯于艾

按魯自戰郎之後與齊不相往來十三年後黨鄭厲伐宋致四國敗績則齊之銜魯爲益深矣况今鄭厲旣弃魯勢孤弱危疑故乘齊襄初立爲此會以修好不知又落諸兒姦計中而彭生之禍實兆端于此矣左傳云謀定許非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按牟子爵國祝融之後葛嬴姓伯爵國書來朝愧魯之不能當也春秋之世小國視大國以爲舉動故不朝周公羊謂不奔天王喪而朝弒君之賊特稱人以夷狄之過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按櫟鄭南鄙邑胡康侯以櫟與制邑共城等則亦要害之區也夫突忽如兩虎鬭穴中勢不俱生况祭仲以立之故未嘗一日不欲甘心于突者突旣出奔何不自愛而復入意是時祭仲專制國權忽猶未立突自謂舊君當復先謀之魯宋諸國入櫟以待黨援國逆耶觀下四國伐鄭左氏云將納厲公可見矣故書入者以有挾而無忌憚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按蔡鄭地也夫魯桓德鄭突嘗授紀故思以紿之若突與鄭深仇衛陳宋黨亦何爲突謀哉蓋宋莊之初納突原非爲鄭忠謀也不過欲藉制突以要利于鄭耳今突奔忽入祭仲專國事多齟齬故又謀納突以傾危其社稷已得乘之以爲利也嗚呼鄭莊納馮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間不容髮天道好還眞可畏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illegible]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也但

魯不敵鄭鄭實恃宋以爲謀主而宋惡突之背義雖與會伐而不盡其力故終不能納耳然突在櫟而鄭亦不敢加害豈非以四國爲之援乎會以决謀則以情之厚薄爲先後宋主納突蔡受突奔故先宋次蔡以及衛戰以克敵則以力之强弱爲先後宋强于衛衛强于陳而蔡最爲微弱故先宋衛陳以及于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按突以庶孽奪嫡王法所不容伐人國以納之然且不可况弗克納而歸何飲至爲桓公可諱

無恥矣

冬城向

按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于莒魯叛服不常今因其服而城之左氏云書時然周十月乃夏八月農事未畢而興役勞民可謂時乎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按衛朔如果與毋宣姜搆殺其兄伋併害及同毋兄壽如二子乘舟之詩是天下之罪人也當宣公卒時公子洩職何不名正其罪即立其庶兄黔牟乃令朔嗣位君國久與會盟遲至五年

而後廢乎公穀皆謂朔獲罪于天子夫是時王靈不振即使朔果不敬小衆托疾辭君天王豈能遠行討憎朔而至于出奔哉季本氏詳辨宣姜伋壽之事至謂朔本無罪公羊不宜以王命絶之夫惡公承宣公淫亂之後兩兄非命之隕當爲蓋愆纘緒之令圖乃父喪在殯吉服從戎其視彝倫人紀不知爲何物此獨非其罪乎但左氏不明載立牟廢朔之故是亦史之闕文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震氏曰齊之圖紀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

於王故杞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爲魯魯存杞故杞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于趡

按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欲托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蔑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然下書伐邾以宋故也夫隱桓皆盟邾而皆背之國君而無信義其能國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按艾之盟志齊魯交好之始奚之戰志齊魯交兵之始夫齊善誇詐魯秉禮義兩國風聲氣習自尚父姬公開基以來醞釀而成孔子所以軒輊其變也魯桓篡弒欲倚強援故昏于齊然郎之戰紀之侵絕無舅甥姻婭之故況黃之盟口血未乾而齊師壓境疆吏交兵則不惟齊之暴戾無親而魯亦不知以禮義自守矣善乎王樵氏之言曰婚姻之後魯之氣類日變而爲齊諒哉至于般卒閔弑魯再罹婦禍殺惡立接齊二

成魯亂則輕恃强婣之明戒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
蔡
按蔡桓侯無子季桓侯弟獻舞兄也封人欲立
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令桓侯卒獻舞旣立
國人思其賢德憫其去國而召之知其不與獻
舞爭也季秉召奔喪終身不仕果無怨心眞賢
矣哉故春秋反國于危疑之際者惟蔡季爲善
聖人所以賢而書之也自陳者猶云歸自陳也
季氏私考謂季因陳力以歸本欲靖國則强爲

之說矣

癸巳葬蔡桓侯

按封人三月而葬獻舞欲急于襄事也稱侯之說啖氏以爲季賢而知請非也夫獻舞旣立季不與爭請謚大禮乃僭而行之耶蓋春秋凡諸侯卒不論子男侯伯多稱公由臣子尊稱之非禮也蔡本侯爵自有定稱何必于請況蔡季之賢豈忍以非禮之號加其君乎此所以不稱公而稱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左傳宋志也夫衛爲宋黨固宜從宋若魯方與邾爲趡之盟亦何與共事哉書曰及蒙上之辭罪其勇于黨惡而輕于負信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按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蓋以失日罪曆官也殊不知恊時正日責在司曆編年紀事責在太史寧有爲司曆而不知日之甲乙月之晦朔者乎失日者史官闕之也何關日官日御乎是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公此行專爲黄之盟不足以庇紀故又爲濼之會意是時姜氏欲至齊必自任其言足以取信于襄公而平紀難故桓歡然與偕行即有申繻之諫不聽而不知已入諸兒姜氏計中矣及會于濼襄公必一一如約以安桓公之心故公深有德于姜氏重有望于襄公遂與夫人如齊耳豈料其有意外之變哉季氏私考謂夫人安有逆謀特不以大義勸之早歸耳豈其然乎濼

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聖人之言有直辭以著其失者有微辭以全其義者曰薨于齊則不得終正寢矣曰喪至自齊則不能成喪禮矣此直著其失也不曰弒而曰薨者不敢斥君之惡不忍言君之慘也此微以全其義也一言之中兩意具備此聖人化工之筆乎季氏私考乃曰其喪其葬明白如常至謂桓公自薨非出于彭生之弒誤矣

秋七月

左傳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按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公穀之說也蓋生事死葬此臣子大節不可少有遺悔故不幸遭君親之弒苟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處心積慮討出萬全不論賊之内外必伸其討則君父之仇以復臣子之恨少舒此春秋之所予而書之以畢其分義者也儻勢有所未便不忍久暴露其

親不得已先葬而後報讎亦非春秋所惡者不然則雖葬禮極隆寔與委之溝壑者等耳此而亦書之將不爲不肖臣子追罪之地乎但隱桓皆不得其死未聞討賊而桓書葬隱不書葬者何蓋公子翬既行弒逆則其葬禮必薄時或懲期當時史官心懷首鼠不敢直言其事因略而不書若桓公死于齊人之手例不得與本國臣子爲逆者同書弒而喪歸之日羽父當國子同尚幼必諱言其故而葬以禮書于策以成羽父始終爲桓之志絕天下後世汚衊之譏孔子去

隱桓之世已遠考究爲難故一仍舊史之文耳果若公穀之說則隱公之賊實爲桓翬討賊之義將誰是責史官不皆董狐之直亦何憚一書葬以畢其事桓公之死慘于隱公齊襄之毒浮于手刄羽父子同身任復仇之責又安得以仇在外不責踰國而討爲解也故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使天下後世臣子知君父之仇必不可不報以貽葬猶不葬之悔此公羊之大義也桓葬隱不葬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官之常例也

春秋翼附卷之二　終